

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、大交流、大碰撞
演绎出的悲壮故事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TIAN SICHUAN 填四川





TIAN
SICHUAN

王 雨 ◎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填四川 / 王雨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229-02027-9

I. ①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6182 号

填四川

TIAN SICHUAN

王雨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插 图: 李开华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版式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· 王芳甜 吴庆渝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 092mm 1/16 印张: 21.5 字数: 360 千

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2027-9

印数: 1 ~ 35 000 册

定价: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树挪死，人挪活。

——中国民谚

楔 子

宁德功进京面圣奏报实情，康熙皇帝玄烨听罢悲憾万分。

宁德功何许人也？他是武京官从八品典仪，能文能武，二十来岁便做了康熙皇帝的贴身卫士。又因吃了豹子胆，敢到后宫与宫女柳春同床共枕，被抓了个正着，按律当斩。康熙念他护驾有功，不杀反升他为正七品，命他即赴四川省重庆府荣昌县任知县，一年后返京述职，再决定其赏罚。

宁德功乐了，他是来自闽西的客家人，生性志远好动。他先祖是中原人，因天灾战乱，自东晋“五胡之乱”始，历经五次大迁徙，到达福建闽西定居，先为主后为客，当地官府、土著称之为“客家人”。他知道客家人的优异秉性，成就过不少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伟业。

宁德功早就想跳出京城的高墙深院了，却万般牵挂遭受了严刑的柳春。

宁德功驱马直奔荣昌县上任。到任后才发现，昔日的天府之国竟破败荒凉、一派凋零。荣昌县连个县衙门也没有，是在前任知县借住的一户民居里办差。那民居的主人来讨还房子了，他只好听从副手程县丞的话，去了城门上破旧的塔楼里办差。不辞而别的前任知县早不知去向。性子火烈的他跺脚叫骂，又无可奈何。皇命在身，他未敢怠慢，事必躬亲，却无用武之地，这个巴蜀小县只有几千人丁。一年期满，他委派程县丞主事，要去拜见皇上。程县丞说，县里穷，没得轿子，只能用滑竿抬他出川，担心川境蛮荒，坐滑竿也不安全。他说，不用，我一介武夫，就骑马进京。

宁德功与随行的跟班骑马出重庆府后，一路荒凉，尸骸遍野，荆棘拦道，大片荒置的地里长满比人还高的野草。这日，他二人走得人困马乏，饥渴难耐，看见了鹿群，大者如马，欲射杀充饥，那鹿群却早没了踪影。黄昏时分，在人烟稀少的居安镇寻得一姓焦的屠夫家投宿，还没进门，他那跟班便踉跄倒地，气绝身亡。焦屠夫喝叫他别碰那尸体，说他头面红肿，定是得了“大头瘟”，便找了块篾席包裹，扔去远处。他伤感不已。晚上，他在焦屠夫家吃到

肉食，不想竟吃到了人的手指头。枯瘦如柴的焦屠夫哀叹：“大兵之后，必有凶年。人些死的死逃的逃，田土全都荒废，幸存的人靠吃野菜、树皮、草根求生。可怜啊，我那小弟两口子逃去了深山，我大女子和三娃被老虎吃了，二娃、四娃得‘大头瘟’死了。”宁德功好生同情，他知道，那些因战乱逃命深山者，靠打猎防虎度日，男的成了飞人，女的成了白发女；人丁减少，则兽患酷烈；那老鼠传播的“大头瘟”万般凶险，凡接触者九死一生。问：“你婆娘呢？”焦屠夫道：“她饿死前跟我说，焦家就剩得你一个人了，你把我吃了吧，求得条活路，再接个婆娘，以免我焦家断后。”宁德功听得心惊肉跳，他听说过人相食之事，不想自己真遇上了。掏出两锭银子给焦屠夫，说：“这里荒无人烟，又有瘟疫流行，不是长留之地，你快带上这银子去重庆府谋生吧。你千万要牢记你贤妻的遗言，让焦家的香火永存，让后辈们发奋读书，重振家业。”焦屠夫感激万分，谈话间方知他是荣昌县的知县，跪拜，连呼恩人。

次日辞别时，宁德功将跟班骑的那马儿留给了焦屠夫，叮嘱他快些离开此地，自己骑马去向跟班的遗体告别。“啊！”他厉声惨叫，他那跟班的遗体只余下几块残骨，周围有老虎脚印。皇命在身的他未敢去碰那染病的残骨，下马叩首祭奠。

悲痛不已的他更是心急如焚，飞骑进京。

宁德功赶到京城的太和殿时，康熙皇帝已下早朝。太监谕顾领他去面圣。谕顾知道他去四川的因由，说：“你小子有福，与那漂亮宫女柳春犯了事儿，反倒升官。”他道：“我这哪是升官，分明是我皇罚我。”谕顾道：“你那脑袋总算没丢，皇上昨儿里还念叨你呢。”宁德功惊骇，我进川一年，无有业绩，圣上定要罚我。又想，自己受罚事小，四川复苏事大，急着面圣。

康熙皇帝在御花园里踱步，忧心忡忡，见谕顾领了宁德功走来，说：“宁德功，你来得正好。走，看看朕抄写那诗去。”宁德功哪有心思看诗，跪拜：“皇上，臣……”皇帝已抬脚走去。谕顾就拉起宁德功跟了走。宁德功跟了皇上来，来到养心殿，御案上摆的那宣纸墨迹未干。“宁德功，你念。”康熙说。宁德功只好念：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路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康熙道：“你去的四川是天府之国，成都是蜀国的故都，这是诗人陆游描写的成都当年的美景。”宁德功拱手欲言。康熙又道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咳，李商隐这首诗，引来浓重的离人愁绪啊。”盯宁德功，“你去那荣昌县属重庆府管辖，知道吗，重庆府曾经是明玉珍称帝的大夏国的国都。”宁德功道：“臣知道。皇上……”康熙对谕顾道：“赐茶。”谕顾就招呼小太监端了茶水来。宁德功诚惶诚恐接过茶



宁德功听得心惊肉跳，他听说过人相食之事，不想自己真遇上了。掏出两锭银子给焦屠夫，说：“这里荒无人烟，又有瘟疫流行，不是长留之地，你快带上这银子去重庆府谋生吧。”

碗。康熙蹙眉：“方才早朝，又有人连番上奏巴蜀之事，朕心甚忧。你且先喝口茶，再慢慢道来，你是来自荣昌县的知县，朕要细听你讲实情。”

宁德功身心劳顿、口干舌燥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奏报了自己这一年的所见所闻，说到在焦屠夫家所遇之事时，康熙震撼：

“啊，不想竟还有人相食之事！”

宁德功道：“有的。居安镇就有杀人吃、卖人肉的，有人将人肉做成腊肉以度饥荒。”哀叹，“外地的米价才三钱一斤、肉价七钱一斤，而饥荒的四川，一石谷子卖到了四十两银，一斗糙米也卖到了七两银，根本就买不到肉。成都、重庆和我那荣昌县都闹匪，又‘大头瘟’、‘马眼睛’、‘马蹄瘟’等大疫不断，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埋，人皆徙散，数百里没有人烟。老虎下山渡水入城，各州县都可见老虎，我就亲眼看见一只吊睛白额大虫登亭长啸。”

康熙大悲：“唉，不想我天府之国、泱泱大省竟破败到如此地步。那成都、重庆是何等繁华之地，竟然成了老虎出入、瘟疫流行之地了！”

谕顾抬手抹眼，宽慰皇上保重龙体。

康熙节制悲憾，问：“宁德功，你亲历四川一年，朕问你，明末，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烈，四川人有否记载他剿四川的书籍？”

宁德功答：“没有。我专门了解过此事，打问过当地的老人、学究，拜见过重庆知府和四川布政使。臣以为，张献忠在川不过几年，而明末清初四川的大规模战乱却持续了三十四年，四川之祸主要在于长年战乱、瘟疫、外逃等诸多原因。明末兵燹以来，人丁锐减，田土荒芜，丛林繁生，才有成百上千只老虎横行四野。”

康熙哀叹：“不想朕那西蜀一隅竟如此地多灾多难。咳，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平蜀未平。我那巴蜀大地自汉唐以来就生齿颇繁，烟火相望，现在却人丁口稀若晨星，荒如大漠了。”

宁德功点头：“陛下所言也是。顺治十六年，我大清将士一举攻克成都，先皇颁诏，在四川邻近的陕西招民入川垦荒，却遇‘吴三桂之乱’，时达七年有余，致使移民受挫。四川战乱后，省府成都的全城人丁只剩七万，一些州府的人丁十成只剩一二。”

康熙说：“吴三桂之乱是其原因，而朝廷的举措实施乏力也是其因由。”

宁德功附和：“皇上圣明。”又说，“欲要巴蜀复苏，人最为重要，只要有人，巴蜀复苏是有望的。”

康熙问：“宁德功，你以为四川复苏需多长时日？”

宁德功道：“恕臣直言，还得数十以至近百年，没有上百万移民填川，四川

实难复苏。”

康熙面露不悦。

宁德功见龙颜不快，后悔不该直言。又想，我主圣明，应该理解臣之实话实说。当年，张献忠率众入川称帝，国号“大西”，定都成都，谓之“西京”，朝廷震怒。那时候，明军滥杀、清军滥斩、地方豪强乱夺、乡村无赖杀人邀功、张献忠杀戮清嫌；继而是南明与清军之战、清剿吴三桂之战，四川成为惨绝人寰的战乱之地。拱手道：

“皇上，天府元气大伤，得下猛药大补，移民大举进川乃唯一大补之妙方。而要让上百万的移民进川，没有长久时日是不行的。”

康熙面露不悦是因为宁德功说的是实言，他清楚，自他登基以来，历经兵荒马乱、刀光剑影的四川得以平息。一批批新任官员赴川走马上任，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心中，四川不知是何等地广土肥。而当他们到任之后才发现，昔日的天府之国竟赤地千里，哀鸿遍野。康熙七年，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向他上了奏折：受皇上派遣，臣赶赴饱受战火摧残的四川上任，决心一展宏图，以不负圣恩。及至到任后，却难建功业。天府之地满目疮痍，增赋无策，税款难征，下臣局促不安，寝食俱废。我等受皇上差遣，唯有精忠报国，效忠朝廷也。臣等终日思索，寻找良策，今斗胆向皇上进言，为复苏四川大省，唯有招徕移民填川，垦土重建，别无其他良策。之后，他又接二连三接到温、卢两位朝臣和在川地方官员的类似奏章。他坐卧不安，犹豫难决。他犹豫是因义亲王等大臣的强烈反对，义亲王说得慷慨激昂，说是由朝廷颁诏移民填川史无前例，将会遗患无穷，花费巨大的钱财不说，还会出现诸多不可预料不可驾驭的困难，偌大的四川省是个填不满的大窟窿，会要掏空朝廷库银的云云。而力主移民填川的温、卢二卿的慷慨陈词也在理，他们声言，眼下四川最缺的是人，移民填川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唯有如此，巴蜀复苏才能有望。他双方的意见都听，也担心进川路遥，会有移民因盘费不济，中途困厄，求助无门，率而为匪。他的这番犹豫一晃就是二十多年。咳，这事不能再拖了，不能再议而不决了。此时里，宁德功的话更使他警醒，倍感事情的紧迫，说：

“朕也坐不住啊，频召百官议事，下令朝臣献策，已经在着手草拟‘填川诏’了，朕拟令湖广、两广等外省移民大举填川，同时，颁布其相应的鼓励办法。比如，凡愿意入川者，将其地亩给为永业；贫民携妻室子女入川者，准其入籍；对招民入川有功的官员给予升迁奖励；移民垦荒六年后方征税，滋生的人口永不加税；移民进川者，由其原籍官员和四川官员共同移送核实、登记户口、编入保甲，等等。你以为如何？”

宁德功激动,这正是他要建言的:“好,圣上英明!”目视康熙,“恕臣斗胆直言,这一年,我奉旨去荣昌县办差,除后来购得一所旧房院做县衙门外,别无其他业绩可言。”

康熙吃惊:“荣昌县竟然连县衙门也没有?”

宁德功说:“确实没有。”

康熙摇头:“你去之前,朕便知晓,你那前任知县搜刮民财后逃之夭夭。”盯宁德功,“你不会也跟他一样吧?”

宁德功一悸,拱手道:“臣不敢。”

“你那可炫耀的业绩就是购了个县衙门?”康熙严肃了脸。

“正是。”宁德功说。

“是贪赃枉法的钱所买?”

“不是,是下臣勤奋、公正办差,当地百姓自发筹资购买的。”

“真话?”

“真话。”

康熙踱步:“我且信你的话。”又止步问,“你文武双全,又勤奋、公正办差,为何没有业绩可言?”

宁德功说:“臣已尽全力。臣寻思过,主要是缺人,人丁实在太少。”

康熙沉思,叹曰:“你说的倒也是实话。”

宁德功说:“皇上,臣盼‘填川诏’尽快下发,期盼四川早得复苏!”

康熙颌首:“宁德功,你这话朕记下了。”

宁德功说:“皇上,臣没能为圣上分忧,甘愿受罚。”

康熙盯他:“宁德功,你也算尽心尽力了。朕呢,不奖你也不罚你,你赶紧回荣昌县效力去吧。你务必要随时向朕禀告实情。唉,四川不得复苏,朕是终日不安。”经与宁德功的交谈,他觉得此人是个可用之才,欲使之成为西蜀一隅执行自己意志的卒子,身居皇位的他需要听到来自下层的真言。

宁德功顿首:“谢皇上隆恩,臣愿效犬马之劳,肝脑涂地在所不惜!”

拜见圣上后,宁德功要去见一个人。谕顾知道他要见何人,对他说:“柳春怀孕了,早被赶出了宫门。”宁德功急了,担心不已,问:“公公,你可知她去了哪里?”谕顾叹曰:“听说是去了福建老家。”又说,“宁德功,你可要公私分明,且莫要因私事儿而误了公事儿。”宁德功点头,向谕顾叩谢、道别。

尽管圣谕切切,急于返川的宁德功还是绕道去了闽西老家。他实在思念柳春,担心她和腹中孩子的安危。他对也是闽西人的柳春说过他那老家望月岭的土楼,孤儿的柳春定是去了那里。到家后,果真见到柳春,见到他那出生

不久的幼女，悲喜万分，当日便与柳春拜堂成亲。

他好喜欢自己的宝贝女儿，抱了她亲吻，为女儿取名时，他对柳春说：“夫人，我去四川安定下来，就接你和女儿过去，我女儿注定要远徙，就取名宁徙，你看如何？”柳春点头：“你当父亲的说了算。”他笑得响亮：“我的乖乖女儿，你妈说为父说了算，好，就这么定了，你就叫宁徙了！”狠实亲吻女儿。柳春叹道：“咳，女儿小小年纪就要饱受迁徙之苦。”他笑说：“不怕苦吃苦一阵子，怕吃苦吃苦一辈子。”柳春含泪笑：“倒也是。我呢，就指望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指望全家早日团聚，再苦，我和女儿都承受。”

宁德功在家小住几日，踏上了去川的归程。

此时，《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》颁布，昭告天下：

朕承先帝遗统，称制中国，自愧无能，守成自惕。今幸四海同风，八荒底定，贡赋维周，适朕愿也。独痛西蜀一隅，自献贼蹂躏以来，土地未辟，田野未治，荒芜有年，贡赋维艰。虽征毫末，不能供在位之费，尚起江南、江西，助解应用。朕甚悯焉。今有温、卢二卿，具奏陈言：湖广民有轂击肩摩之风，地有一粟难加之势。今特下诏，仰户部飭行川省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，凡有开垦百姓，任从通往，毋得关隘阻挠。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。凡在彼官员，招抚有功，另行嘉奖。

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初七日诏

自此之后，各省移民大举入川。

那日，康熙与义亲王和温、卢二卿谈到“填川诏”之事。义亲王摇头发叹，说是吉凶难卜。温、卢二卿却极力称道，此乃圣上英明决策，是极有利四川复苏的。现今各省移民响应朝廷诏谕，正源源不断拥入四川，四川的荒田有人开垦了。康熙展颜，期盼四川早日复苏。他清楚，“填川诏”中的举措已付诸实施并初见成效。他不清楚的是，有的举措在执行中走了样，有的举措则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移民的增添而不适应了。比如，那些“永不”则不可能“永不”，以至于生出啼笑皆非的事端来。

宁德功没有回到荣昌县履行知县之职，都说他途中艳遇，乐不思蜀，多年不见踪影。圣上得知，盛怒，这等辜负朕心的花心之人，竟敢将复苏四川的天大事于不顾，专事儿女私情，留他何用，下令缉拿问斩，却一直未能归案。

倒是他那宝贝独生女儿宁徙，踏上了去川的万里征程。

第一章

宁徙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撩起衣裙，脱下裤子，叉开双腿。她那人见人爱的肌肤在夏日的月辉下泛亮。有过生光儒经验的她惊骇、激动、悲伤，早产的胎儿临盆了。咳，竟会是在这种场合。此是在孤庙内端坐那泥塑菩萨背后的一道窄缝里，外面庙堂里躺满了同行的来自闽西老家的男女移民。

时值康熙五十一年，即 1712 年的一个深夜。

腹痛剧烈的她憋足力气往下使劲，把呐喊声摀在肚腹里。

她是与夫君常维翰一起移民进川的。长她两岁的常维翰家那土楼与她家那土楼相邻，他俩自小便在一起玩耍。她爬树比他快，敢跟男孩子打架。前年，她十七岁，男人们看她的眼色有变化，说她是个带有宫廷气的美人儿。自幼和她一起玩耍的长她三岁的宣贵昌对她爱慕不已，看见她那雪白的脖颈就想到她那雪白的身子，发誓非她不娶。常维翰看她的眼色也变了，那天，他拉她到望月岭的树林里，说是要看看她。她说，你成天不是都在看么，由随你看。他就把她的衣裙脱了。自那，她怀上了常光儒。木已成舟，两家的老人只好把他俩的婚事办了。母亲柳春为此落泪，说她那秉性像她爸爸。她一直有个强烈心愿，要去四川寻找父亲，去看看那萧条的神秘的充满诱惑力的早先的天府之国，在那里陪伴父亲置业。

她与常维翰结婚后，宣贵昌伤心不已，茶饭不思，将怒怨全都发泄到常维翰的身上，发誓要夺回她来。

闽西老家人口剧增，地土瘠薄，堪种禾稻仅十之四五，其余仅属沙碛，只宜种植杂粮、地瓜。即便是晴雨应时，十分收成亦不敷半年食用。去年，祸不单行，望月岭遭逢天灾，又遇大疫，夺去了常维翰父母的性命。常维翰的父亲乃武举人，武功高强，自幼跟父亲习武的常维翰只好携家进县城开办了一家武馆，他和宁徙在望月岭老家的房子都依然留着，那是他们的根。不想，常维翰开办的武馆被官府查抄。是因为没有得到她而愤懑的宣贵昌花重金买通了官府，判常维翰明里习武暗里聚众反清复明，说他祖辈是明朝的官员，贼心

不死。查抄武馆不说,人还险些儿被逮捕入狱。幸亏挚友傅盛才拔刀相助,出钱疏通,才暂且摆平此事。不想,又发生了宗族争斗,望月岭常氏的族人来求救,说是人多地少,宣贵昌给他那族长父亲出了恶主意,找来一帮歹徒,要强占常氏族人的—块公地为已有。常氏族—人面对那帮手持棍棒的歹徒敢怒而不敢言。她和常维翰都恼怒。常维翰被宣贵昌诬陷刚脱离险境,他不让他回望月岭,自己跟了来人赶去。她代常维翰交给常氏族—长二十两银子,建议他再凑些银子做赏金。常氏族—长感动,也拿出了二十两银子,又找常氏的富—户凑了六十两银子,用这一百两银子做赏金,招呼常氏族—人站出来。这一招奏效,许多常氏族—人都站了出来,与她一起操棍拿锄同那帮歹徒斗,才保住了常氏的那块公地。真是人心不古,她万不想,儿时的好友宣贵昌竟会如此的恶毒。该是去四川的时候了,她决心下定,对母亲和夫君说:“树挪死,人挪活。妈,维翰,我们去四川荣昌县,去寻找爸爸,打探他的真实下落。即便是找不到他我们也去,去承他的志向,置业发家。之后,再找宣贵昌报仇。”母亲赞同,担心盘费的事儿。傅盛才说,得有二百来两银子才行,他可以资助—些。说,四川地广人稀,四处竹树野草、荆棘蓬蒿,见荒土插茅秆为界即可据为已有,当地官府—概认可。朝廷那“填川诏”就鼓励外省移民填川。去川的路远,却有发财的机会。按照元代的划分,闽西也属于湖广行省管,算是四川的近邻。傅盛才是湖北麻城人,他很早就冒死进川去做生意,熟悉那里的情况。常维翰犹豫:“自古道,蜀道难于上青天。”傅盛才说:“么子啊,人还会被路给难倒了。”她决断:“走,我们上四川!”

她和母亲变卖了首饰、嫁妆,加上家里的余钱和傅盛才的资助,凑得二百六十三两银子做盘费。他们一家人深情地告别了故土,与众多进川的移民结伴,踏上了远徙四川的征程。

一路上,进川的移民越来越多,有因“填川诏”诱惑去四川的;有因天灾或是瘟疫逃难去四川的;有因家仇或是避祸去四川的;有因寻祖投亲去四川的;也有当年外逃来闽返回四川的。这些成千上万携家带口的移民,背包挑担赶牲口拉车潮涌西行。过江西省那道关隘时,她和家人挤在人群里,出气都困难。她担心母亲和一岁的儿子常光儒,拼死紧护。妈的,挤死人了!常维翰推搡身边人群怒喊。人们都想早些拥过关隘,谁也不会搭理谁。他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挤过了这道关隘。宁徙后来得知,仅闽西进川的移民就有二十—多万人。

早产的孩子在她肚腹里折腾,折腾出两行泪水。

他们一家人数千—里跋涉,吃干粮、舔盐蛋、住岩洞、越崇山峻岭、走蚕丛鸟



一路上,进川的移民越来越多,有因“填川诏”诱惑去四川的;有因天灾或是瘟疫逃难去四川的;有因家仇或是避祸去四川的;有因寻祖投亲去四川的;也有当年外逃来闽返回四川的。这些成千上万携家带口的移民,背包挑担赶牲口拉车潮涌西行。

道，万般艰辛，她没掉过一滴眼泪。路过湖南常德府境山道时，她落泪了。体弱的母亲柳春晕倒去世。这突然的打击令她肝胆俱裂，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。她和夫君只好就地择处掩埋了母亲，断肠离别。这会儿，她又酸心断肠落泪，她和夫君在武陵山道上被老虎驱散。常维翰为保她母子与虎搏斗，引虎进了老林，不知生死。

疼痛稍有缓解，她看了看身边熟睡的儿子，摸了摸怀揣的银子、银票、“行程图”和“族谱”，心里稍稍稳实。

夫君引虎进老林后，她抱了常光儒拎了行囊跟着惊惶的移民队伍奔逃。下山后，随结伴而行的人们拥上一艘装有货物的扁舟，移民挤得满满。袒胸露背的船老大颈子上挂着十多串铜钱，恶脸挨个儿收钱，踩着挤坐在她身边的常光儒，儿子厉声哭喊。她朝船老大瞪眼呵骂：“踩着孩子了，你狗日的没长眼啦！”付了铜钱。木船顺了险恶的乌江下行。傅盛才说，乌江乃天险，只通木船，告诫他们要乘坐头高尾歪肚大的“歪屁股船”，那船行驶缓慢却安全，那些贩运盐巴、煤炭、杂货的“盐船帮”、“乌金帮”、“杂货帮”多用此船载货。叮嘱他们别乘坐船身细长的“蛇船”，那船行驶轻快却风险甚大。打听得知，此船正是“蛇船”。心里发怵。乌江流水并不欢迎这群不速之客，恶浪撕咬船板撕咬船上人。“沿流如着翅，不敢问归桡。”想到唐代这诗，她真切体会了诗人过乌江的惊险，母亲节衣缩食供她念过私塾。儿子渴了，她就从行囊里取出从家乡带来的青花瓷碗舀河水给儿子喝。

晚暮时分，风大起来，浪漩满江，扁舟似落叶翻腾。

船老大赶紧撑船靠岸，沙哑嗓子喊：“风浪太大，今晚黑不走了，上岸，全都上岸！”

她只好跟随众人下船，沿蜿蜒的荆棘山道登攀。高坡上空无一人，只有这座孤独的破庙。风更猛，暴雨倾盆，人们争相朝破庙里跑。搂抱儿子的她被人群推拥到这泥塑菩萨塑像跟前，看见菩萨身后有道窄缝，赶紧钻进去坐下，担心放有祖骸、画像、种子和米糠的担子还扔在武陵山道上。

是场过路的偏东雨，雨后，月亮出来，银色的月辉从门窗、瓦隙间扑落下来。挂在常光儒脖颈上的长命锁在月辉下闪亮。她记得那长命锁上刻的“认祖诗”：“骏马登程各出疆，任从随地立纲常。年深外地犹吾境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。”这出发时以避万一失散的“认祖诗”可千万得保存好。儿子已经熟睡，她却难以安眠。一家人自闽西老家出发后，经江西、湖南，来到四川彭水县境。他们要从水路入川的，傅盛才说，逆水入川生还者百无二三。就走陆路。陆路亦是险恶。米糠在那担子里，如何充饥？她掏出怀中的米饼咬了一小口，